

§ 夢菲斯沙龍



6 年前離開希俄斯島回到雅典，阿斯帕西亞在雅典開了一家稱為「夢菲斯(Morpheus)」的沙龍，因著醇酒美女，政商名流常聚於此。

亞齊娜、培里克瓊(Peritione 柏拉圖之母)、裴夏、莫妮卡是座上常客。

狄奧多魯斯還是德謨克利特的護衛，就陪著亞齊娜前來，與阿斯帕西亞敘舊。

亞西比德稱阿斯帕西亞為姨母，花名在外，魯莽浪蕩，在沙龍內倒是安靜許多。

此時亞西比德 29 歲，英姿煥發，能言善辯，正嶄露頭角，身邊常有個跟班，小伯里克利(此時 19 歲)。

去年，斯巴達與雅典的兩位將軍相繼死去，斯巴達提出和平條約，尼西亞斯主張接受，因此在今年 3 月簽訂了尼西亞斯合約，亞西比德是主戰派大為不滿。此刻，只聽得亞西比德正與尼西亞斯大聲爭論。

尼西亞斯：

「我為雅典人民帶來安樂，你有何不滿！難道你沒見過戰爭的殘酷，如果不是蘇格拉底救你，你還能在這裡嗎！」

亞西比德：

「生死有命。帝國就有你這種人應該覺得羞恥，合約讓斯巴達喘息了，我相信沒多久斯巴達就會撕毀合約，那時帝國前途堪慮。

還有，說是為了人民，誰不知道你是為了保全自己的財富。」

這尼西亞斯與阿斯帕西亞同年(也與蘇格拉底同年)，都長亞西比德 20 歲，都是雅典的政商名流。尼西亞斯更是富可敵國，有超過 1000 個奴隸在礦坑工作，並且花錢蓋了一座(狄奧尼索斯 Dionysus 酒神)神廟。

被亞西比德如此指責，尼西亞斯怒不可抑站了起來。

亞西比德舉杯喝乾，酒氣中帶著一絲挑釁。

他忽然回頭看向坐在角落的小伯里克利，那少年正慵懶地倚在軟墊上，抱著琉璃酒杯，眼神迷濛。

「你說說看，小伯里克利，我說得對不對？」亞西比德突然一拍少年的肩，
「這世道，是英雄創造的，不是倉皇簽約的老頭子！」

小伯里克利一笑，懶洋洋地說：

「當然對啊，我們亞西比德什麼時候說錯過？如果讓我爹活著，他才不會讓這種合約通過呢。」

這話如火上澆油，尼西亞斯怒極反笑：

「哼，你那位父親是我摯友。他若地下有知，必定為你這樣的放蕩子嗣痛心。花天酒地、調戲侍女，連阿斯帕西亞夫人的家人都不放過，你配做雅典的未來嗎？」

亞西比德斜倚在阿斯帕西亞身旁，搖晃著酒杯，嘴角微揚：



「我若不配，那誰配？你嗎？整天窩在家數錢，養礦坑奴隸千人，卻說是愛人民？我看你是怕戰爭傷了你那些銀礦！」

眾人嘩然，連夢娜與其他侍女都停下了動作。阿斯帕西亞輕叩玉指，示意樂師奏起輕柔琴音，又喚來夢娜遞上一壺新酒，替兩人斟滿。

「好了好了，你們一個代表雅典的現在，一個代表未來，何必在夢菲斯這種地方吵得像市場口角。」她笑吟吟地看著他們，「今晚的話，就讓美酒洗去吧。明天政壇上你們想怎麼爭，我不攔，但別毀了我這裡的興致。」

亞西比德倏地站起，豪氣滿懷地舉杯：

「那我就敬這一壺，為雅典未來乾！也敬夢娜——今晚，你隨我如何？」

夢娜嬌笑低頭，未敢應聲。

阿斯帕西亞正欲開口斥責，小伯里克利搶先道：

「我今晚可也有話要與夢娜說呢，不如我們賭一場，輸的人離她遠一點。」

尼西亞斯搖頭：「這就是你們的雅典未來？可悲。」

他冷冷一哼，轉身便入了內室，侍女翠露跟在身後，門簾隨之垂下。

阿斯帕西亞見狀，趕緊過來安撫：

「亞西比德，你怎麼可以如此得罪我的貴客。

哎，亞西比德年輕氣盛，您不要跟他一般見識。以後來我這裡大家都不要談論政治，以免傷了和氣。

我們夢菲斯與狄奧尼索斯是好朋友，我們這裡就販賣夢與酒。

來，夢娜給尼西亞斯大人斟一杯酒。」

亞西比德：

「姨母，妳看著，那天我帶兵遠征西西里，聽說那裏黃金遍地，我載一車的黃金來孝敬妳。

這夢娜我看了喜歡，不如今晚我帶走如何。」

阿斯帕西亞笑罵道：

「這蘇格拉底怎麼教出這麼頑劣的學生，你這壞了我的名聲也把小伯里克利給帶壞了。

每天讓老婆跑來跟我抱怨，真煩人，我看以後你離我夢菲斯遠一點。」

亞西比德：

「哎約，姨母，我這就跟尼西亞斯大人道歉了。」

說完，對尼西亞斯敬一杯酒，但是這大人二字拖了一個長音。

尼西亞斯知道這亞西比德是個花花公子，油腔滑調，計較不得。

又看到夢娜笑臉盈盈，也就氣消下來。

全雅典的人都該感謝我簽了合約，才有今夜良辰美景。

遠征西西里，是傻了嗎。

尼西亞斯給了阿斯帕西亞一個心照不宣的暗示，這夢菲斯是銷魂窟，今晚得與美人共銷魂。

夢娜輕輕將酒壺收回，正欲轉身離去，小伯里克利忽然伸手輕扣她的腕子。

「怎麼，夢娜，今晚你只為他人斟酒？」少年語氣懶散，眼神卻銳利得像劍尖。

夢娜微微一怔，轉頭望向他，眼波流轉：

「我斟的是美酒，不分人，也不分心。小伯里克利少爺想喝，夢娜怎敢不奉陪？」

小伯里克利淡淡一笑，靠坐得更深了些：

「那就坐下來陪我喝。」

夢娜略一遲疑，卻也順勢坐在他身側的錦墊上，倒酒時，手腕故意輕擦過他的手背，一點也不躲。

「夢菲斯裡的男人，喝醉了多半說假話；只有你，喝醉了反而安靜，讓人摸不透。」她斜睨著他，低聲道。

小伯里克利歪頭一笑：

「那你摸透亞西比德了嗎？」

夢娜唇角微揚：

「他說什麼我就聽什麼；你什麼都不說，卻讓人一直想聽。」

她語氣既輕柔又曖昧，卻仍保持著那名侍女應有的分寸與謹慎。

小伯里克利抬手，輕撫過她垂在耳後的一縷捲髮：

「你小心，玩這種話術久了，總有一天會讓人認真。」

夢娜不閃不避，只是對他傾身，輕聲道：

「那你呢？會認真嗎？」

小伯里克利望著她的眼，忽然笑了笑：

「我不會，但我會記住今晚。」

他站起身，踱向露台邊緣，夜風拂過，他的斗篷與金色酒杯都閃爍著年少的傲氣與無常。

夢娜望著他的背影，神色如霧，捉摸不定。

後記：

1. 根據修昔底德的說法，亞西比德 415 BC 雄心勃勃地遠征西西里，尼西亞斯也被迫帶兵。
遠征西西里是雅典滅亡的重大因素。
此二人個性迥異，亞西比德充滿野心與熱情，尼西亞斯則過度謹慎。
參考 世界歷史百科全書 <https://www.worldhistory.org/Nicias/>